



乔晓光 / 著

沁水



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手记

生活由无数平凡的细节和生命的片断组成，生活里隐喻着宽广、纵深的生命空间。二年走黄河，在读自然与生活的经历中，我的心路逐渐明晰宽阔起来。我信奉朴素，这是一种方式、一种思想、一种人与自然存在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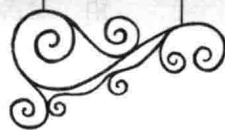


西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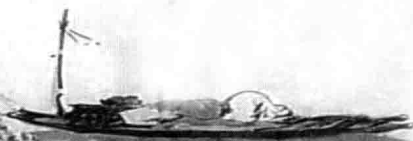
乔晓光 / 著

河走



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手记

生活由无数平凡的细节和生命的片断组成，生活里隐喻着宽广、纵深的生命空间。二年走黄河，在读自然与生活的经历中，我的心路逐渐明晰宽阔起来。我信奉朴素，这是一种方式、一种思想、一种人与自然存在的境界……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沿着河走—黄河流域民间美术考察手记/乔晓光著.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108-758-4

I. 沿… II. 乔… III. 黄河—考察—照片 IV. G5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3807 号

沿着河走

编 著 乔晓光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88624971 传 真: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mm 1/16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155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08-758-4

定 价 21.8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信天游	(1)
麻黄梁	(8)
剪花娘子 (一)	(14)
剪花娘子 (二)	(24)
纸扎老汉	(30)
铁嗓子·尕画匠	(37)
巧遇真画工	(41)
九曲黄河阵	(47)
陕北的夜	(51)
宁巴龙鼓	(55)
灯山会	(58)
陇塬灯会	(63)
陇塬社火	(67)
送 灯	(75)
牛窑里的皮影戏	(82)
神奇的“泥泥狗”	(89)
狮子·老虎·大花瓶	(97)
老鼠嫁女	(103)

大山里的精灵	(108)
郑家娶亲	(115)
求子之鞋	(123)
生命之树	(128)
桃木的神话	(135)
石匠和石狮	(140)
彩陶之缘	(146)
边走边想	(153)
作者简介	(169)

信天游

1997 年冬 · 陕北榆林 · 麻黄梁 · 大沟

信天游 不断头

断了头 穷人就无法解忧愁

——陕北民歌 · 信天游



绵绵的黄土高原蕴含着深厚朴素的人性文化

到了陕北不听民歌，就不算到了陕北。陕北的民歌像黄河水酿的一杯真情浓浓的老烧酒，品上一口，立刻就会醉上心头。

说来也怪，平日里我最不爱听歌，可到了陕北，一听上信天游、秦腔、眉户调，听上那威风狂放的腰鼓声和亮亮的唢呐曲，心里就着迷、就兴奋、就激动不已。信天游里有蓝天的味、有黄土的味、还有浓浓的陕北人情味。信天游是黄土地上的天籁之音，是陕北人心里生出的山丹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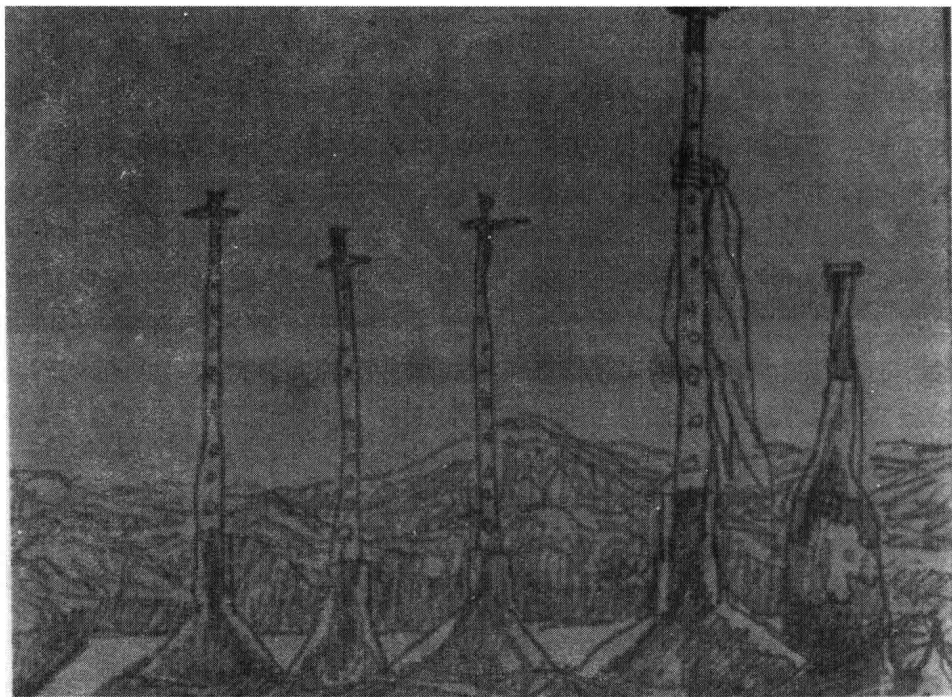
白天想你圪塆上站

半夜想你灯花花上看

远远瞭见不敢吼

扬了把黄土风刮走

信天游就是在陕北的高坡大川、沟沟梁梁、羊肠盘道上唱的。陕北人心里憋闷了，扯开嗓子吼上一段，以慰藉那不断的情愁。连绵不绝的黄土坡里，男人是土、女人是水，水土交溶，就是那不断头的信天游。信天游是男人唱给女人的，女人唱给男人的，不断头的信天游是陕北人唱给自己的。



《唢呐》纸本 (1997)

三十里平川四十里水
七十里路上眊妹妹
白格生生脸脸齐格铮铮牙
毛格苏苏眼眼看什么

陕北的信天游千万首，首首唱的是一个情字。这情里有男女的爱；有光棍寡妇的苦；有船工、驮夫、放羊人的寂寞和艰辛；有劳动的欢快和对家乡故土的爱；有对苦难命运和负心人的愤恨；还有陕北人对幸福生活、吉祥命运的向往。信天游是陕北人的生活之诗，是他们贫穷朴素生活中的人间食粮。

民间艺术都是为生活的，为了普通百姓生存（生命）的需要，正因为此，民间艺术的情感是最具体、最真切、也是人最本原的。

白生生豆芽调上油
哥哥就爱看妹妹走
东山山日头西山山落
哪搭儿想你哪搭哭

信天游的感情粗犷而又率真，她来的直白、来的健康。喜也好、悲也好，悲喜的实实在在，回味无穷。黄土大山里没有那么多娇饰的小感觉去玩味，只有为生的情和为情的生。艺术原本就应该是这样，艺术是人的艺术，是生命的艺术，在陕北高原的蓝天黄土之间，看不见神、看不见鬼，只有活生生的男人女人和真情满满的信天游。

清水水的玻璃隔窗子照
红口口白牙对我笑
鸡蛋壳壳点灯半哟半炕明
烧酒盅盅淘米也不嫌你穷

信天游的格式是七言上下句，两句一比一兴，表达一个感情意思。信天游的韵味实际靠的是陕北方言的魅力，这正是口传文化经久不衰的秘密所在。陕北方言里善用重词叠字以示亲昵，什么“话话”、“坡坡”、“白格生生”、“毛格苏苏”。为了感情的需要，信天游又有了九字、十一字或更多的句式。

方言的特色和韵味使信天游具有了强烈的地域性情感风格，信天游正是靠陕北人清新朴素、率真浓烈的情味，打动了每一个听歌的人。人民口传的文化总是切身、具体的，总是清闲简朴的，总是带着本原的生命活力。文化的人民性指的正是这些品质。

信天游是陕北人为自己编的曲，但用的比兴手法，直接继承了古《诗经》的传统。这并不奇怪，就像陕北剪纸中的“牛耕图”与汉画石上的“牛耕图”相似一样，相同的自然环境、几千年不变的农耕文化形态，代代沿袭的口头传承决定了相似的思维方式，几千年相传不断的习俗生活更是陶冶塑造了一脉相承的信仰追求和情感气质，活态的民间文化是一条不息的大河。

“远观诸物，近观诸身”，信天游的比兴创造里，同样反照出《易经》时代的文化光彩。文化不等于知识，陕北人贫穷的生活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



《陕北汉子》纸本（1998）

这千年的窑洞、千年的铁犁、千年的石磨，千百年来陕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万物繁衍，都是信天游最真实的文化源泉，都是一个诗意的存在。诗，正是人类面对自然的心灵回声，信天游就是黄土高原上的心灵之诗。

我一直相信，在绵延千里的黄土高原上，深藏着我们民族几千年积淀沉存下来的生命真气，这是一种通天通地的大气；是蕴含着祖先灵性的原气；是纯朴我们灵魂、启蒙开悟我们心性的神气。陕北人正是靠这种丰富的生命之气蒙养着，在贫脊的土地上顺生绵延。

陕北的坡路有多长，信天游的歌声就能走多远。你的心里咋想的，信天游就咋唱。在安塞，我问村上人，你们一个曲为啥唱的不一樣，乡民说：“一样嘛，都是一个曲，想咋唱就咋唱嘛。”

在榆林的麻黄梁乡，我们遇上一个能唱的婆姨，她唱的“兰花花”，高亢、纯净，把陕北清爽爽的蓝天全唱出来了。

“擦着洋火点上灯，看见窑里一场空”。听说“光棍哭妻”的调又悲又好听，常常是唱得一窑听歌的人跟着落泪。我们要婆姨唱“光棍哭妻”，她死活不唱，好说好请，刚唱几句她已是泪流满面，做活的婆姨们也跟着落起泪来。原来，这能唱的婆姨不是本村人，是来姐姐家串门散心的，我这才看出她心里的哀怨。学生们劝她，唱吧，唱出来就好了。她说：“你没听那调，起头高落尾低，唱出来的最后又收回心里去了。”陕北的女人是水，无边无尽的黄土坡，一碗水泼出去又能流到哪儿去呢？

一锅锅羊肉半锅锅油

你哭成泪人人我怎走

墙头上骑马还嫌低

面对面睡着还想你

信天游是为情唱的，为那挥不去、抹不掉、说不出的情，心里装累了，拿出来瞅瞅，瞅完了，又装回心底里。



榆林麻黄梁乡刘家畔村的张贵老汉，是当地有名的民歌手，他放了一辈子羊，也唱了一辈子的民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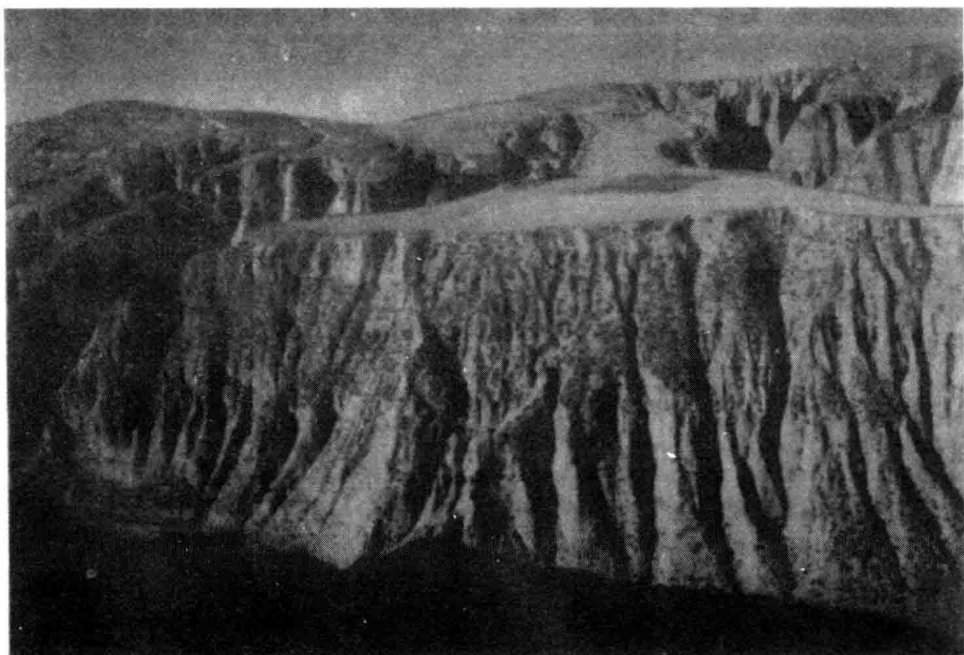
信天游随心走，心随天游，陕北人唱起信天游，不同的人不同的调，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味，这也是信天游百听不厌的魅力所在。正像陕北的黄土高坡，榆林大沟看的是陕北的粗犷、延川的土岗看的是陕北的绵延、佳县的山城看的是陕北的壮观。陕北是丰富的，信天游也如同这丰富的陕北，有了这十里不同俗的千变万化。

在榆林麻黄梁的大沟里，我们听了张贵老汉唱的信天游，他的嗓音很有特点，声不大，细高的音调里夹杂着沙哑，传得很远，像三十里明沙滩地上吹过一阵清风，这声音大妙了。张贵老汉放了一辈子羊，就是在这夹杂着明沙滩地的川坡里。真可谓一方水土的天籁之音。

榆林是陕北的最北部，与内蒙交界，这里大片的黄土已经沙化，无情的沙化还在不断的向里推进。张贵老汉的信天游就是在这沙化的土地上唱出来的。那一夜听完张贵老汉的信天游，天已很晚，我就睡在了老汉的窑里，老汉平时不爱说话，那一夜，信天游还是让我们聊了很久。

张贵年轻时就爱唱，只要听别人唱一遍，一学就会，他是一个心灵的人。前些年西安电视台来给张贵拍过录相，说起当年乡里庆祝通电的万人大会上，张贵的信天游着实让他出了大名。张贵老伴死的早，他放着羊，硬是一个当爹当妈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成了家，晚年的老汉想起自己，他相了个邻村的老伴接到了窑里，可孩子们不接受，张贵无奈，把人又送了回去。这几年，张贵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活，帮孩子们喂喂牲口，信天游早已不唱了。张贵讲完他的信天游故事，望着窑顶半天没有说话。那天晚上，我真正听懂了信天游，我仿佛看到张贵老汉这几十年含辛茹苦的生活；在这老窑里化作平静和无奈、化作坦然的生命等待……

生活，就是陕北人一首五味俱全的信天游。



麻黄梁的山脉是一部十八般变化的“芥子园”

麻黄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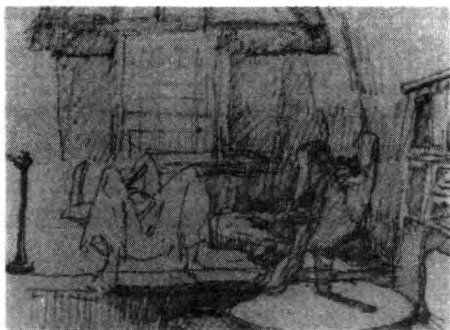
1998 年秋·陕北榆林·麻黄梁

三十里明沙 二十里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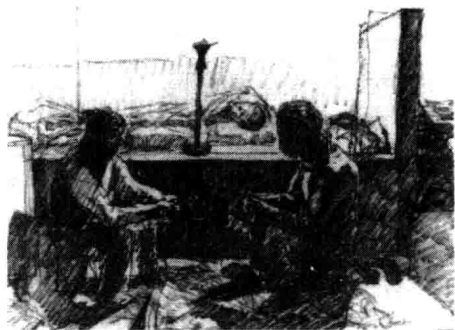
五十里路上眊一回你

——陕北民歌·信天游

麻黄梁是沙与土塑造出一道生命的风景线。



《休息的农民》纸本（1998）



《摘冬花》纸本（1998）

从榆林城向北，穿过古老的镇北台，便是空旷的明沙滩地，黄土高原的沙化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蜿蜒起伏的沙滩地上长满了密麻麻的沙蒿蒿，万万点点、混沌丛生。明沙无情人有情，人们想靠播种这顽强耐旱的沙蒿去阻挡住沙化的吞噬，但实际在这片沙滩地上已很少看见人家了，每年的季风仍然把明沙向前推进。阳光下静卧着的沙丘，平滑细腻的曲线，象女人丰腴洁净的肌肤，使这空旷悲凉的沙滩地多了一分柔美。生存总使人面对最真切现实，面对脚下的土地，应该说农民才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最现实、最真实的存在。第一次听到麻黄梁这个名字，我便产生了兴趣和好奇，似乎这响亮的名字背后有一种吸引人的东西。生活里总是这样，一篇文章的题目，一个地方的名字，有时总能吸引你去寻觅，“遭遇”上许多令人感动的事情。虽说时间之河是不能重复淌过的，但陕北许多令我感动的地方，我却是走了二次、三次……我在时间之河不能重复的点上，体验着相对永恒的生命空间，我一直被陕北这块生存空间在时间上给人的精神超越感动着。

麻黄梁乡距榆林约40公里，正处在黄土大山与明沙滩地交接的地带。无数耸起的黄土山坡蜿蜒起伏地伸展开去，在明沙滩地前显得特别粗犷和雄壮。麻黄梁是个画画的好地方，这里地形复杂，大山深沟里夹杂着明沙坡地，山势迥转雄峻，山形纹理变化丰富，天雨、风沙、岁月造就了黄土山梁无限的变化，细读起来，好一个十八般变化的“芥子国”。不过我更喜爱麻黄梁的粗犷大气和朴素里的灿烂绚丽。

我最喜爱读麻黄梁那一片灿烂的向阳山坡。朴素大气的坡梁在阳光下消解了光影，消解了结构的冲突，温暖明亮的阳光与黄土混成一片和谐的坡面，闪着古朴灿烂的光彩。我想到了敦煌藻井朴素美丽的色调，想到了彩陶那令我神往的生命单纯，我惊叹质朴的黄土山坡竟会有如此感人的生命光彩。

麻黄梁的夜更是一首空旷奇谧的交响诗，明净的夜空、满天的“星秀”、那清澈一直漫到你的心灵。明月初升的时候，夜的山川漫出悠长的影，把万物笼罩在深暗的混沌里，只有坡顶和远山闪显着清洒的月光。夜的影是移动的，像无声流动的时间，悄然无息地变换着夜的色调。月光下的明沙滩闪着银色柔和的白光，坡上的树木被月光溶化了，树影则在沙坡上投下动人柔和的形，显得神奇而又诡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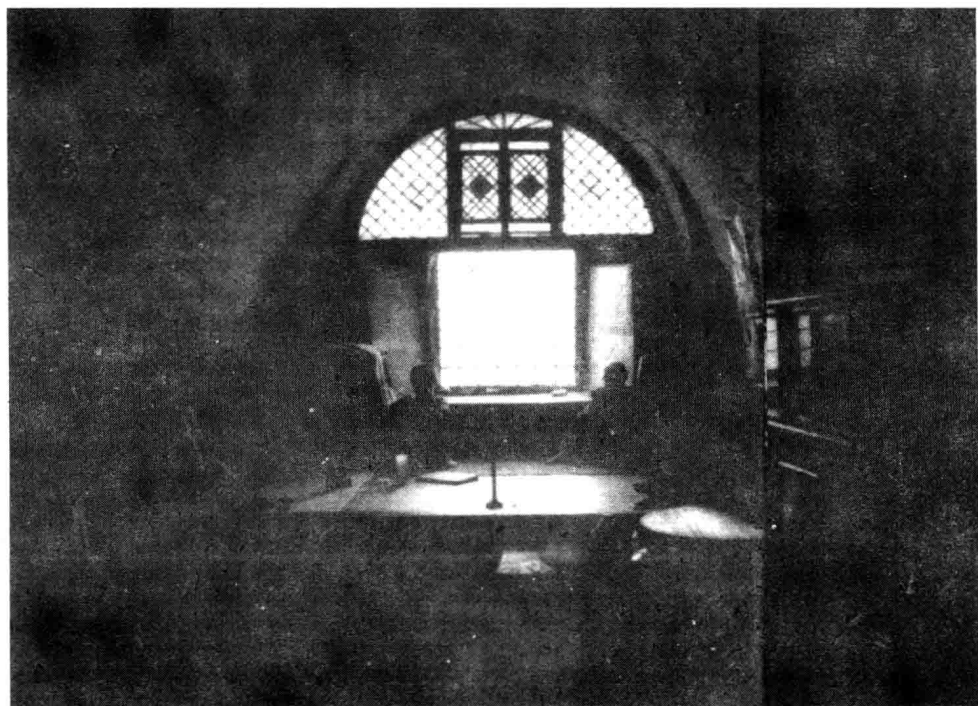
我第一次到麻黄梁是1997年的冬天，皑皑白雪使麻黄梁粗犷之中多了一份宁静和温情。这次来正赶上秋高气爽的日子，蓝格滢滢的天，一抹如洗、无一丝云彩。蓝天下的黄土坡像农民晒热了的脊背，明沙的坡面阳光下闪着



剥玉米，为“食”而劳动，这仍是人生第一课题（右一为作者）

白光，坡上、沟地里的柳树、水桐、杏树、油松、箭杆杨、槐树……，金黄、艳红、熟绿、深紫的叶子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浓艳艳的夺目。散开的羊群和驴儿在幽静的山谷里游走，山坡上稀稀落落的场上堆满了秋收的粮食，打谷人挥舞着链架有节奏地敲打着。这里像一个消失了时间的世外桃源，这质朴中的神奇秋色，仿佛把人带进一个没有上帝的美丽天堂。大自然总是呈献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创造，使我们惊奇我们自身存在的喜悦，在这天堂般的麻黄梁，我忘却了一切，只觉得一颗不知何来何去的心灵在跳荡。

麻黄梁的村子都很小，十几户人家，二里地一个村庄，星罗棋布。村与村被山坡上踏白了的土路交织联接着。由于生存环境的独特，这里的民风十分简朴、粗犷。我两次来麻黄梁都住在了大沟村张子英家。大沟村在一片山洼里，四周被粗壮有力的山梁环抱着。张大叔 50 多岁，做过多年的小学教员，当过大队会计，人长得像一颗细细的高粱，他总戴着一顶旧兰布帽子和



大沟村张子英家的窑洞，这孔近百年的窑洞里经历了两代人的生活

一幅高度近视的眼镜，瘦瘦的脸上常显出孩子般单纯的热情和好奇。张大叔家住的是两孔近百年的老窑，宽敞高大的里窑有两个对着的土炕，中间是长长的灶台，灶台上是一排老式的碗架，红底绿花，摆满了瓶瓶罐罐和粗瓷大碗。靠窗的土炕上放着一盏高木杆油灯，这是大叔、大婶抽水烟用的。每天天快亮时，大叔大婶披衣围坐在油灯旁，抽几口水烟、拉着话话，晨光中那依稀的身影，在油灯的映照中是那么亲切温暖。天圆地方的土窑洞，长木杆的麻油灯，这是刻在我心中一个永恒的景致。人在这个景致中繁衍生存，万物生命在这个景致里生长，这景致仿佛沟通了我和宇宙无限深远的空间，这空间能容纳下我感知的一切。

麻黄梁的生活是朴素的，这朴素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是生活心态上多着的一分宁静和安祥。这里和绥德一样，把劳动人称作受苦，这不是一种抱怨，自古以来他们就这样称呼自己。麻黄梁一带没水地，不种夏田，主要农作物有谷子、玉米、高粱、黑豆、土豆、萝卜、荞麦、冬花等。这里困难的时候，以吃玉米、黍子为主，这两年生活好些了，以吃土豆、黍子和少量白面为主，白面都是从平原运来的。这里日餐两顿，这也是陕北许多地方的老习俗。我总戏说，麻黄梁每顿饭吃的全是原材料，一大锅土豆、一大碗羊油炒酸菜，还有胡萝卜、黍面窝窝、自腌的咸菜，每顿饭一家人围坐在大土炕上，满炕的锅、碗、盆罐，满炕的人，那情景，象吃圣餐一样隆重。

在山沟里住久了，和自然有了和谐的感觉，每日里走乡串户，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一起喝酒唱民歌、一起抽烟拉话话，麻黄梁方圆十几里的村子中，着实认识了不少人。刘家畔村的张贵老汉是名符其实的民歌高手，菜家梁村粉爱的大嫂子，虽说还是个年轻的新媳妇，却较一手好剪纸，娘家是绥德一带的，她剪的窗花精巧别致，造型古朴大方。还有臭官峁村留着老式发型的神汉，一个方圆几里深知阴阳的怪老头。畔坡村小学的校长双虎是张大叔的长子，他和女儿云云都是最爱和我们一起红火的人。还有凤霞兄妹、队长的小孙儿、四儿、小羊倌和他那毛眼眼的姐姐，还有村里那头漂亮的黑驴儿，都成了我们熟悉的朋友。我们在山坡下画画，吃草的黑驴儿会走过来闻